



监狱里无论是狱警还是罪犯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区，哪怕仅仅是关于这个禁区的话题，大家都会刻意避讳着。当然，他们各自选择“沉默”的目的都不一样。

这个无论是猫还是老鼠都“避而不谈”的禁区，它就是监狱里被称为“监狱中的监狱”的高度戒备监区。而被关押在这个监区的罪犯，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“罪犯中的罪犯”。

文 / 格祺伟



监狱中的监狱，罪犯中的罪犯

高度戒备监区是监狱里用来实行惩戒的一个专门的监区，通常来说，一个服刑犯如果被送进了这个监区，基本上就代表着“改造毁了”！因为，只有严重违反监狱规定，或者在监狱里二次犯罪，才有可能被送到这个里面来。

普通的监区，广义上来说，也就是一个封闭的“工厂”，有车间，有宿舍，固定的上下工及作息时间，定量的生产任务。一年 365 天，除了重大节日会有假日外，其他的时间，基本上除了在车间搞生产，就是在车间搞生产。

按照司法部与监狱管理总局的规定，监狱应该实行“教育改造”、“劳动改造”、“思想改造”，每个礼拜劳动生产五天，学习一天，休息一天，每天的劳动时间为八小时。这也就是许多服刑犯口中的权益保障“8511”。但，现实远比想象要残酷的多，以我所知道的几个湖南的监狱为例，基本上就是以劳动生产为主，这些所谓的权益保障，也只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罢了！

有些监狱会在礼拜二的上午，通过观看电教节目，集体学习半天，下午继续劳动生产。有些监狱，几乎没有学习日，每天就是进车间劳动生产，生产，再生产。有些监狱对教育改造非常重视，于是，如果没有得到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签字同意，监区是很难把服刑犯带过三号门，带进车间的，三号门，是监狱里生活区与生产区的一道“屏障”，由于生产区的车间内存在许多工具、原料，为了避免这些物件在监狱里发生监管事故（具体原因，这里就不详叙了，车间内既有易燃易爆的危化品，也有刀、斧、锤、锯等工具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利用这些东西会发生“故事”），因此，监狱都是实施生活、生产隔离管理。

三号门由监狱特警执勤把守，隶属于监狱的狱政科管理，三号门通常都安置着几个安检门，每个服刑犯经过三号门都要从安检门过，以防止身上携带违禁品，一旦经过出现报警异响就要接受特警的检查。

至于什么是违禁品，小到香烟，

大到危化品。此前监狱允许在车间抽烟（生产车间的厕所内装有点烟器，厕所便兼顾着吸烟区的功能，除了在吸烟区允许抽烟外，在其他地方抽烟。一经发现，则视为违规行为），可以携带小量香烟，但不能携带整包的。后来车间实行禁烟，香烟也成为违禁品。因为生产的需要，一些车间还存在有工业酒精、香蕉水等危化品。如果携带这些危化品进入生产区，同样为违规行为。

三号门除了这些执勤的监狱特警，还有一个唯一的外线电话。监狱里的生产区与生活区都是内线电话，无法拨打外线。如出现特殊情况，如服刑犯家中出现突发重大变故，可以书面申请，在狱警的监督下拨打外线电话。而这些监狱特警，除了在三号门执勤之外，还承担着监狱里“110”出警的职责。那些在监狱里的服刑犯一旦发生重大违规行为，则会第一时间会被这些监狱特警采取措施押送到高度戒备监区。

高度戒备监区是监狱的官方称呼，服刑犯通常都把它称为“严管队”，因为高度戒备监区一共由两个部分组成，禁闭室与严管组。而事实上，高度戒备监区主要承担着监狱内部的惩戒监管职责。

此前，湖南省内有几个监狱，监狱里各个监区都相对“独立”，各自在一个山头，由一个围墙封锁起来，监区与监区之间，相差甚至还相距几公里，因此这些监区又相当于一个个地方看守所一样。但，监狱的高度戒备监区则只有一个，监狱里各个监区的违规服刑犯会被集中关押到这里。因此，高度戒备监区又被非常形象的理解为“监狱中的监狱”。

哪些服刑犯会被送到这所“监狱中的监狱”中来？与其他服刑犯打架斗殴的（也包括被别人打的），私藏打火机、手机、现金、毒品等违禁品的（通常来说，能够把这些东西带进监狱里来的，都是手眼通天的角色。监狱里允许抽烟，但杜绝任何明火出现。手机、现金、毒品这类东西更被视为违禁品当中的违禁品。尽管这些是明文禁止的违禁品，但在现实中，

依然不乏这些东西出现），还有一些则是在监狱中二次犯罪的（打架致人伤残，利用手机进行赌博、贩毒、诈骗等），另一个特殊群体则是“反改造”（不服从监狱的管理，消极抗拒改造，例如不参与劳动生产，不按规定进行作息）。

在高度戒备监区，禁闭与严管，基本上就是一个“套餐组合”，大部分关过禁闭的，最终会转为严管。禁闭的时间，可以由几天到几个月不等，严管的时间则可以长达上年。大部分的禁闭时间会在 15 天，15 天内可以提前解除禁闭，也可以直接再延长。

禁闭室是一个比一个人身躯稍宽二三十公分，刚好足够一个人身高的纵深的小房子组成，在这个小房子的地面上有一个七八十公分“床”，床尾有一个便坑（但没有水龙头可以冲水，每天统一时间由外部控制进行一次冲水），这个“床”是由几个固定在地面的木板组成，床上没有被子（无论任何季节，每天晚上 11:30，高度戒备监区的管事犯会从门上二十公分的正方形孔洞将被子塞入，次日早上 6:30，禁闭室的服刑犯要主动将被子从孔洞塞出）。

这个禁闭室，如果用比较容易理解的通俗物件来形容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混凝土活棺材。关进禁闭室的人可以说是求死不能，只能苟活。禁闭室的前后都有一个摄像头，监控着你在这个不足三四平米面积里的一切行为，唯一与外连接的仅有门上那个二十公分的孔洞。

关进禁闭室的服刑犯，每天可以吃早、晚两顿饭，饭也是从塞被子的空洞里塞进来，（以前为早中晚三顿饭，但每碗饭少的可怜，有人贴切的把关进禁闭室的形容为“三口组”，言下之意是，每碗饭仅够吃三口。后来，改为早晚各一餐，饭量略有增加），在禁闭室里，由于活动空间有限，能量消耗的也少，因此，无论是吃三餐，还是三餐，本质上而言并无区别，也仅仅是饿不死罢了！

禁闭室每天在上午、下午进行两次约一个半小时的电教学习，当禁闭室内的喇叭里响起电教学习的内容

时，你需要站起来面壁，聆听喇叭里传来的《弟子规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服刑人员行为规范》及其他监狱规章制度等内容。每天如此，周而复返。

在不需要学习的时候，你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是相对“自由”的，你或坐或躺或睡（坐久了，血液不通，双脚发麻；梆硬的木板，躺久了，周身酸痛；春天，潮湿的空气让人发毛，夏天，闷热难耐，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有液体在涌动着等着爆发，冬天，冰彻刺骨的寒冷从你的脚底一步步侵蚀着你的肉体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谁能睡得着？）或自言自语都没有人会干涉你。因此，在禁闭室里，绝对的孤独空寂，再加上那少之又少的“自由”，绝对是从肉体与精神上最大的折磨。

因此，任何一个人，只要在禁闭室呆上一两个月，出来后，除了浑身的酸臭，就是那种神经慢半拍的迟钝反应。

禁闭室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煎熬，但对那些几进几出的“老油条”而言，他们则视为“度假疗养”，相较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新人，他们早就习惯了那里面的一切，对他们来说，每天不用进车间搞生产，除了吃就是睡，也不过就是少吃点，睡得差一点罢了，其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怕。因此，在这个“监狱中的监狱”也不乏一些“常客”。

我曾遇到一个禁闭室的“常客”，“矮宝”他是湖南郴州人，年少时因为抢劫罪被判了无期，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十余年，而刑期也还有近十年。他先后关押了二三个监狱，几乎每个监狱的禁闭室都留下了他的“足迹”，对于他来说，年轻时是少不经事，没把握好自己就进来了，再后来也就是破罐子破摔，多少有点自暴自弃了。在这十余年的深牢大狱生涯里，他几乎没减过刑，他就是别人口中“改造毁了”的人。

进了监狱里的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想着早点出去，而能够早点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刑。而事实上，减刑的首要条件就是在监狱服刑期间

下转 08 版